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四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因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四

元旦賀源光因書八首

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在末
之逮也。而有志焉。夫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
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其

不_レ幸_レ不_レ全_レ於_レ天者。皆有所_レ養。男有_レ分。女有_レ歸。
貨惡_レ其棄_レ於_レ地也。不必其藏_レ於_レ已。力惡_レ其不_レ
出_レ於_レ身也。不必爲_レ已。是_レ故織_レ慮_レ盡_レ閉。至_レ理_レ盡_レ
臻。故外_レ戶而_レ不_レ爲_レ質_レ實而_レ無_レ僞。是_レ謂_レ大_レ同_レ夫。
呂_レ禹_レ湯_レ文_レ武_レ周_レ公_レ之_レ治_レ爲_レ小_レ康。而_レ呂_レ此_レ爲_レ大_レ
同。可_レ見_レ雍_レ熙_レ之_レ盛。非_レ有_レ奇_レ謨_レ異_レ術也。瑜_レ居_レ恒_レ
讀_レ此_レ書_レ。慨_レ然_レ興_レ歎_レ曰。吾_レ安_レ得_レ身_レ親_レ見_レ之_レ哉。然_レ
而_レ不_レ能_レ也。茲_レ幸_レ際_レ知_レ遇_レ之_レ隆。私_レ計_レ近_レ世_レ中_レ國_レ
不_レ能_レ行_レ之_レ。而_レ日_レ本_レ爲_レ易_レ。在_レ日_レ本_レ。他_レ人_レ或_レ不_レ能

行之而上一公爲易。惟在勃然奮勵實實舉而
措之耳。曰今正當有爲之時。萬一玩日愒月
謙讓不遑。曰至於耄耄期頤庸有及乎。不幾
虛此大美之業賢聖之姿耶。瑜誠自冒言深
之戒。然曰此充叔酒之觴。續千秋金鑑之錄
云爾。

二

恭惟聖人之大德。莫重於施仁。仁政之大端。
莫先於養老。今上一公既舉。莫重莫先者而行

之矣。臣民喜躍。載道歡聲。繇此而興孝興弟。不倍。誠舉斯心。如諸彼而已。書稱文王能養老。天下莫不聞。東海之濱興曰。西伯善養老。北海之濱興曰。西伯善養老。而究其所曰。不過曰。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而已。今上公身自儉樸。推己與人。豈與前主有間哉。而瑜更有說焉。取諸其懷而與之。在人情。爲甚難。而所及爲未廣。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其所曰可大可久者。是必有

道焉。誠願熟講而次第行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瑜竊移呂頌至德矣。

三

人君。呂百室盈寧。羣黎遍德。爲福。呂民被其澤。法傳後世。爲壽。是呂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呂至悠久。無疆。若乃福祿如茨。黃髮兒齒。呂及子孫千億。皆繇是而著焉。雖世俗祝釐之詞。不足爲賢君頌禱也。之瑜樂觀德化之成。思欲扶杖往視之。儻或竭其千慮之得有。呂

贊襄萬一。則瑜之微名。亦藉以不朽矣。可以勝
大願。

四

經云。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玖。是言施者貴
誠。報者貴厚也。今者上公謬以瑜爲賢。加
以非常之禮。卿士大夫莫不聞知。友邦冢君。
莫不聞知。競歎以爲千古盛典。然則瑜將何
以爲報也。圭璧之報。不足稱也。捐糜之報。徒
虛語耳。且亦何益於邦政。惟望上公推廣此

心。惠澤加於百姓。老者得所養而安。少者有
所長。而懷。至於與邦人交。而止於信。此上公
固有之明德也。足其衣食。革其故俗。如此則
人人在於覆載之中。人人胥慶。水戶一邦之
人。民子子。孫孫歌頌如天之德。垂之無窮。之
瑜。雖愛莫能助。然免於媿恥。即與於榮輝矣。
可勝大願。

五

伏願。宰相上公。閭下萬壽無疆。治教休明。然

野人芥曝。其心固自曰爲忠愛。柰何芻蕘之言。其足中於采擇者有限。儻或留神。擇其可者。次第施行之。敢不畢竭。其愚若徒爲頌美已爾。誠恐涉於貢諛區區之心。可勝至願。

六

伏曰。治道有二。教與養而已。養處於先。而教居其大。蓋非養則教無所施。此美暇治禮義之說也。非教則養無所終。此飽食暖衣逸居無教之說也。故教者所曰親父子。正君臣。定

名分。和上下。安富尊榮。定傾除亂。其效未可
一言而喻也。今天下典彜。或未甚修舉。名物
或未甚允釐。橫議盛而游手多。未爲久安長
治之象。卓識之君子所宜夙夜祗懼。思贊萬
世無疆之休。今乃怡怡然。亦步亦趨。恐非持
滿保泰之道也。且上公蚤有明哲之譽。迺爾
出羣。誠天地之所篤生。祖宗之所申佑。而無
致君澤民之實。其何旨謝天下乎。其何旨謝
祖宗乎。之瑜老悖不知忌諱。旨此爲祝。竊自

君爲賢於百朋之獻也。

七

伏君。六律周而歲新。三陽開而運泰。晴曦展
綠。淑氣催黃。此時君象春而沛澤。民望春君
登臺。豐亨豫大。肇於斯矣。昔者張堪爲漁陽
太守。民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
政。樂不可支。又言世間聲色貨利。舉不足
悅張君。惟望見嘉禾好麥。乃笑耳。郭伋爲潁
川太守。世祖較之。曰。賢能太守。去畿甸不遠。

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夫賢能之有益於世。乃如此。今上公。曰明睿之姿。秉盛壯英豪之氣。力行善政。猶青陽之發生。萬彙無不芽茁暢茂者矣。內則足。曰爲子孫之法。遠則足。曰爲王者之師。若更因循翫忽。則莠蕞之幾。亦即伏於純陽之月矣。夫寄物於人。明日取之。屬爾。然有得有不得者矣。曰賢君而行善政。則探囊而取物。隨手即得。無往也。彼不知者。固無足怪。知而不爲。咎將誰委。今日祝

釐之時。最三。曰勵精之語。大爲不倫。且之瑜。早
暮入地之人。又無子孫寄居。此邦誠無所希
冀。何爲過於苦。只但謂賢哲之主。希世而一
遇。不可虛擲耳。外具水錯貳種。少將行曝伏
祈。涵鑿。曷任罷榮。

八

伏聞天之道不已。歲易之。曰爲新。人君之道
亦不已。歲增之。而崇德。天保之詩曰。曰莫不
增。增之不已。而盛而大。而高明。而巍巍蕩蕩。

增之至也。明君體天出治。固欲其增之不已也。惟望上公加意民生日用。且周家積德累行爲法。百姓登於春臺。則人君之福壽。操左券而取之矣。前知上公自南自北。冒雪衝風。心雖不遑。寧處然康侯之職。且勤民爲賢。不敢自暇豫之說。進也。數日間有自邦域還者。類稱新歲來王體精明。飭勵蚤朝晏息。可見單厚多益。第祿爾康。自然之理也。茲謹修緘奉候新社。薄具海鮮貳種。將意深媿。輶褻臨

啓。可勝歡忭之至。

與源光因書十九首

遠德容已。餘兩月。屢問興居。備詳上公閣下。福履亨泰。特日炎蒸之烈。時至綠岡別館。清暑二三日。復還路寢。聽政。今年暑熱。聞爲往時所未有。茲者玉體安和。洵爲宗社臣民之慶。之瑜蒙恩最深。其悅豫更倍。怕情矣。世子聞篤志好學。倦則習書。誠能循循若此。不獨他日弓冶箕裘。友邦冢君。皆可越而軼之。

前者百啓云。邦君凡百。好尚皆有害。惟好讀
書。進德。則日益而無損。但在加意懋勉之耳。
茲值上公閣下。追遠之誠。不能執肝。且從謹
奉。辨香明燭。用効助祭之毫末。外具豐原線
麩壹筥。少佐致齊。齊供伏祈鑒涵。可勝翹企。
二

十五日入朝。承諭日本風俗。丈夫。三十三
歲爲厄。因及婦女。三十三歲爲厄。此竊陽
九百六之說。而又錯繆陰陽。且惑世誣民者

也。誑者信則懺悔之。左道行惑而迷則度厄之。姦謀售是可曰欺。凡庸而不可曰欺。豪傑也。況今主基命。關乎昊天。怙冒係乎萬民者哉。昔者熒惑守心。爲宋分野。太史曰。熒惑守心。災在君身。勿禳必不免。願禳而移之。大臣宋景公曰。大臣災則吾無股肱。無股肱吾何君爲身。曰。然則移之。歲公曰。歲凶則無民。無民吾何君爲君。於是熒惑退舍。故曰。宋景公有君人之言。而熒惑退舍。楚昭王有疾。卜曰。

河爲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
祝。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
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
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永世也宜哉。
二者皆諸侯也。謫見於天。象觀諸卜。尚不爲
惑。況其無端者乎。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然則人君之所曰。祈天永命者。亦有道矣。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作善降之。百祥。
是故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德與善維何。人君

之慶賞刑威。無非德也。無非善也。但當克永
觀。克永省。終身^{上字}且之。非祇一歲之中。兢兢而
已也。

三

時光因在下
總小金獵場

之瑜頓首。欲作小啓奉候^下與君。處於密室之
中。重檐之下。楮墨之微。猶尚烘硯而後書。不
及數十字。輒呵其手。五六日來。見巧人塗墁
次。蚤盡皆凍。江都人煙湊集之所。猶然如
此。曠野蕭條。驚風落葉。凜冽必更甚矣。復自

念寒儒。老朽雞皮。畏蕙之態。豈足_三目_三比_三方_三英
雄豪邁之氣。揚旗抱鼓。數千人。虓喊而前。凝
雲尚爲之開。豈慮區區發發哉。不幾_カ爲_カ麾下
壯士所嗤鄙乎。既又念子瞻謫居海外。其詠
月詞云。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神宗讀
之。曰。蘇軾終是愛君。人情又不可_二目_一。一例論
也。今遣門人今井弘濟趨_テ候_テ令安歸來。必得
其詳。瞻望弗及。百千耿耿。

四

伏見駕詣長楊。強半風雨。昨暮有人。來自綏
下。側聞起居康泰。意氣奮揚。殊不爲飄風樹
雨所阻。瑜計圍守爲艱。恐獲禽未必若丘陵
也。目今時日既迫。歲事維殷。誠恐左右者不
察。咸有利獸之心。伏祈上公閣下。萬分鎮重。
今年厄歲之說。雖婦人女子迷謬之談。萬萬
必無之理。然既有是言。更願矜慎。此二十二
日。旨執邪慝之口。萬一馬蹄少有驚奔。彼亦
得萋斐哆侈。旨爲口實。旨六十六列之豪傑。

烈文之辟公。破此數百千年之陋習。覺愚夫
愚婦。於夢寐困魔。如西門豹之爲河伯娶婦。
亦一快也。之瑜數日來皆無恙。不敢重櫻淵
慮。紆竢駕。旋候望。顏色耳。臨風翹企。統惟鑒
茹。

五

三之日。聞于狩之命。謹即恭送。而行李載塗。
倉皇馳入。遂遇前驕。欲趨避之。家人之門中。
而此戶嚴扃。不能排闥。前後趙起。冒干旌節。

誠懷惶恐。上公不獨不笑其鹵莽。不少知禮。而啓行倥偬。急於星火。更遣使臣慰諭。臣氣寒栗烈。當謹且暮。勿致感冒。臣推蒲柳。言言肝膈。事事殷憂。非躬載重。何臣能勝。自非筆舌可。既謝。但之瑜樗朽之質。毫無益於人世。猶軫尊貴之懷。若此。而貴人爲萬民之父母。爲上下之倚毗。至寶大圭。豈止萬倍於瑜。而瑜之所。臣仰望之者。不可言。可知已。外具蜜柑壹籠。藜瀆無似。鑒存。臣搗從者。亦越王所投。

之醪耳。臨啓可勝瞻望之至。

六

粵自旃旒征行。連朝晴霽可喜。雖時當寒沍。然無雨雪飄風之烈。旌旆飛揚。馬蹄輕躡。從禽樂凱。得獸在陵。偉葦蕭鳴。歡情雷動。可想而見矣。茲遣今井弘濟。祇候台安。薄具江瑤柱拾枚。深慚輶褻。伏祈鑒納。曷既敷宣。振旅非遙。不敢瑣瀆。臨啓可勝瞻望。

七

雨。雪。浮。浮。淖。泥。沒。脛。令。國。不。易。從。獸。維。艱。靜。
攝。行。宮。羣。情。之。所。安。恐。上。公。馬。驚。車。驅。有。限。
之。日。不。耐。從。容。談。燕。也。昨。朝。幸。已。晴。霽。悠。悠。
展。施。或。不。至。過。於。岑。寂。耳。謹。遣。今。并。弘。濟。代。
候。轅。門。薄。具。江。珧。柱。拾。枚。少。將。芹。曝。惟。冀。芻。
納。可。勝。榮。荷。臨。啓。無。限。瞻。源。之。至。

八

季。秋。恭。送。啓。行。百。諭。曰。今。年。五。穀。皆。熟。之。瑜。
不。勝。雀。躍。蓋。五。穀。豐。登。謂。之。太。有。年。此。不。易。

得之慶。其後又聞蚤霜傷稼。夫蚤霜能使穀
秠晚禾穗穎白而堅粟少。十分之中。會當消
減一二。心又憂之。今乃家人失火。比屋延燒。
聞之。公府士大夫家。幸而無恙。而黎庶市廛。
焚灼繁多。雖人火。曰火。比之天災。大爲有間。
而君相之心。不得不憂民之憂。昔宋君霑雨。
大火。上公之尊。降而稱孤。稱不穀。憂民也。故
君子美之。諫上公必曰。此宵衣而旰食矣。之
瑜不能驅馳慰解。祇此數行。奉候台安。伏祈

鑒一炤。可一勝瞻源。

九

本月初八日。承賜上方珍膳壹擡者。恭惟調羹盛典。一之已足。膾炙千秋。況且錫之再三。旨至不可枚舉。信乎從來未有之美談。當此炎蒸蘊隆之際。親爲醢醢指授之方。賜出太庖。寵綏鯁士。霈茲膏澤。豈僅肥甘。紀之則不可勝書。嘗之則不可勝飲。銘之則不可勝媿。遠令門人弘濟代爲陳謝。臨啓無任悚惕之

至。

十

三月初吉。兩達寵召。不勝悚仄。初四日蒙遣
近臣藤井德昭。儒臣田犀。來賚賜名花壹舫。美
饌珍菓壹箱。到寓慰茲寂寥者。上公曰。重憂
之中。費此盛心。闔邦當大卹之際。獨膺特典。
後春有檻。玩景無心。前列珍奇。情難厭饜。飲且
承後命。不令登朝。面謝謹遣門人弘濟代爲
陳謝。可勝感媿悚惶之至。

十一

本月貳拾陸日。蒙遣使臣存問。并諭旨。慎疾勿登朝。申謝者。屆在憂戚之中。乃厯問疾之典。雖屬鴻施無限。實慚鰲戴難勝。更有言者。友于兄弟。本自天真。父母之所愛。亦愛。斯爲至孝。凡事物視。必身親。已非伯兄之易及。六日夜衣不解帶。茲豈公侯所能爲。李勣爲姊。煮粥。度袞侍兄。湯藥。方之茂如矣。但情已循。夫至極哀。須節。且聖經。久欲面言。未繇親弔。

統祈炤奉。曷既敷宣。其他不敢越禮。陳謝并希原鑒。

十二

初四日伏承瑤札。捧讀甚爲惶媿。禮當即日裁復。緣是日遂聞有世子惠臨之命。一者不欲屑屑。且瀆記室。二者庭內荒穢。灑掃爲煩。老病慵拙。十駕尚不及駑駘。況言騏驎。二十一日。幸辱世子枉顧。事事果不能備。果藜長者。不勝悚仄。而反叨刀馬魚酒之貺。輝煌下

室。謝何能既。下問三事。志大而見卓。非尋文書生。循行數墨。拘守章句之所及。若能專篤弗懈。克廣德心。自高曾以下。咸嘉賴之。豈惟萬人目貞而已哉。可爲預賀已。率泐申謝。不次不莊。統惟鑒涵。

十三

本月十一日。承命使臣藤井德昭。來賚賜內厨異品壹箱者。瑤函嚴恭。珍饌惠頒。滋味殊常。製作迥異。非恒手之所可及。故必親爲點籌。

十六

之瑜不自謹疾。致干天地之和。深惟罪戾。何敢上聞。乃蒙上公閣下。疊使使者存問慰諭。諄諄感載。五中。方懼無日。爲報。今月二十一日。旌旗儼然。親臨視疾。又念瑜卧病床席。動止爲艱。駐蹕於門。詳悉審問。自古人君好善。忘勢。煌煌史冊者。未有至茲之盛也。章叟擁觀。誰不驚歎。竊自惟念神龍興矣。卿雲宜從。雕虎嘯矣。清風宜生。顧之瑜德薄才薄。不足

日稱斯大典。譬猶表龍章於裸壤。奏簫韶於
輦俗。他日何日著之簡編。用是為懼耳。近日
日漸平復。惟患口少有未合。不敢更煩垂注。
台輔諸大臣。日卿相之尊。絡繹視問。此皆曲
體深衷。致斯隆禮。中懷感激。曷既敷宣。肅此
佈謝。統容登朝百中。

十七

茲蓋恭遇太夫人遠遠之期。敬具白燭貳樹。
遠香參辨。少點几筵。祈命祝史。虔共為望。前

月終旬。儒臣今并可汲代歸。備陳上公閣下
顧念之深。眠食嗜好。諭令一一採取。確實上
聞。後二日。儒臣吉弘元常暇歸。復詣閣前。匆
匆間到。瑜寓所云。看視明白。且便上前陳述
其所傳愈益精詳。瑜何人斯。敢蒙上公如此
眷注。竊惟飲食之微。之瑜素不經意。近且年
邁。血枯氣虛。齒落稍稍有事於斯。半年以來
無人管理。鹽梅失所。生熟乖方。即有一下物烹
炮。亦自無可下箸。惟有蔬食。饘粥。強飯自愛。

而已。祇此奉復。統希涵鑒。不宜。

十八

紀列大納言公如何不祿。十二日聞紀伊公
乞假侍疾。問之云。爲小恙耳。越三日十五。遂
聞薨逝。何奄忽如此。老成凋謝。深足爲世道
憂傷。况大納言公於上公爲世父之尊親。而
上公特篤夫天性之孝愛。惻怛震悼。必逾恒
輩。又况上公一年之內。兩遭大喪。極重極切。
殮不得憑其尸。葬不得臨其穴。聞聲思事。不

知隕涕之無從。理勢之所必至。但大納言公
壽。齊七十旬。富貴已極。而考終命。是五福具備
也。厭世上身。無復遺恨。又且社稷爲重。君身
自不得輕。上公之於大邦。任爲鼎呂。四方之
所倚賴。薄海內外之所觀瞻。古人當憂戚危
疑之際。內幹機密。外總軍旅。抑情鎮物。日一
身。彈壓百僚。此爲大忠。此爲大孝。此爲能勝
大任。其他哭泣毀瘠。歎粥。深墨。乃鄉黨自好
之士之所爲。不足語於千乘之大節也。伏惟

浚念社稷。節哀經邦。上安當宁。下慰蒼生。可
勝至願。臨啓無任懇惻。祈望之至。

十九 甲 中山風軒卒

元臣永命。宗社之靈。老成凋謝。典型胥墜。凡
在邦域之中。聞之莫不驚悼。昔者平仲淪亡。
齊侯下車而趨。望城而哭。卽世十有七年。出
射猶爲揮涕。平仲非王者之佐。人主眷懷。猶
尚如斯。况在三臨之際。能堪悲戚之心。前月
中海濟吞蓄。民物殘傷。舟居漂沒。之瑜緣在

病中未能脩緘。問訊復重。此憂懸知。上公閣下。難言為情。祇此奉慰。敢祈節哀。自玉臨啓。可勝懇悃之至。

答源光因書五首

十月十九日。謹言太廟典禮議壹冊。遞上。未
知有當尊裁。二十四日。呂來。首尾十日。兩賜
手書。再拜捧誦。惓惓。呂樗朽衰病。深櫻淵慮。
開闔數四。又通日。如聞道路之言。不覺感極
涕零。古之人。志在君民。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媿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
予之辜。今之瑜膺此殊遇。而無尺寸之効。愧
之恥之。豈敢自安。承示巡省部屋。推見民隱。
禮高年。卹鰥寡。又輒手爲加頰。皤皤之風。不
可復冀矣。誠得四境愉愉。頌聲交作。庶幾小
康哉。繇此而進焉。無難也。知之。非艱。行之。維
艱。上公篤行。勿替。則之瑜亦藉手。且釋此羞
也。又復承賜。鷹獲雙鴈。已即拜登。謝謝無已。
心乎邦治。夙夜不遑。此人君之德。而黎民之

慶福祚流於子孫。徽猷耀乎宗祖。儻之瑜一
息尚存。得與齊民同慶。擊壤誠爲至願。至若
僕僕之云。乃子思子名德高賢。傲睨一世。豈
之瑜鄙薄。所敢披爲口實。媿極媿極。茲者政
繁風烈。特遣小力。恭候台安。外具蜜柑車螯
貳種。少將芹曝。適值烝祭之期。謹薦辨香雙
燭。統希鑒宥。可勝瞻渥緣。在臨楫之際。不另
脩復啓。并祈炤原。

雲翰遙臨。拜讀。失喜。數日來。天氣晴和。馬足
輕利。人情愷樂。擊刺。謹闕。乃爲出狩。快事。前
者。頻頻。瑣瀆。似爲。犯人。過計。矣。然。世事。不嫌
過慎。尚祈。抑情。留意。警言。幸甚。承賜。鹿肉。臺
肩。豕肉。臺肩。當即。拜登。惟是。上公。觸冒。霜露。
獲諸。原野。而。鯁生。反安。坐。而。厭飲。於。華屋。之
下。揆之。於心。能自。安乎。先此。奉復。三。四。日。後。
即當。面謝。不宣。

三

本月十六日。寵錫瑤函。猥加存問。并賜牛肉
壹肩。豕肉壹肩者。伏以積雪凝寒。盡關淵慮。
寢興服食。備降溫言。宏先王肉食之仁。充下
走引年之例。太牢滋味。且實羹藜。含糗之腸。
匹士寒微。遂列豢豕。押豚之鼎。爲俎孔碩。鼓
腹而嬉。幸作丈王之民。故無凍餒之老。其爲
欣抃。莫既敷揚。又諭以躬往大田。衝風半月。
政務填委。下代職詳。神馳左右。可勝耿耿。餘
載前緘。不復縷縷。

四

遠。貺琅函。拜讀稱慶。并惠鱒魚。畫尾。即當。嘗。旨飲。佳鮮。之瑜。原擬除夕。修緘。元且郵上。奉祝。鴻禧。不意家有微壘。故爾中止。翰札下。頌。益浚。悚仄。又本月初七日。承命使臣。藤井。德昭。賚賜。蜚鴻。肆翼。當即拜嘉。上者。戾天下。者。躍淵。連朝。寵錫。遂極高深。欲圖報稱。亦惟。願上公。惟堯舜而已矣。瞻顏非遠。先此陳謝。不宣。

五

本月初五日。役旋。賈捧教令。下鍼。謹即再拜
 啓。誦。惟覺。肫誠懇篤。言有盡。而意無窮。然中
 間。淡。自挹損。稱譽過隆。雖王侯不自滿。假大
 足。增。史籍之華。而處士或盜虛聲。誠恐騰口
 碑之誦。更有虞者。上公大人。實意周爰。庫心
 側席。幸遇古之賢人。又將何官。加此。奉。函。慚
 懼。省躬。汗惶。外。文。臺。首。漢唐官錄呈。電。覽。伏
 祈。政。治。清。燕。之。餘。留。神。披。閱。其中切要之處。

必於時事。少有裨補。得賜采擇。施行實爲大幸。臨緘。可在瞻源悚惕之至。

謝源光因賀八表書

之瑜犬馬之齒。無當比數。知不足。且匡時勇無能。且戡亂。飄零瀚海。旅食熙明。五百甲子。差多於絳縣之老人。乃蒙上公閣下。物物縈懷。纍纍寵錫。表杖兼承。笙鏞迭奏。遂擬夫魏廷之高允。禮宜即時。摳謝。匍匐明庭。亞卿伊藤。及近臣近藤儀大夫。承令諭止。意圖次早。

崑頌。奈屏軀季頓。三。四。日。不。能。自。力。遂。不。能。
陳。謝。及。恭。送。麾。幢。負。罪。山。積。非。一。言。可。喻。數。
日。來。伏。枕。自。念。冰。天。雪。嶽。登。陟。爲。艱。霜。風。入。
懷。毛。髮。類。豎。擁。鑪。煨。芋。諒。非。遠。志。所。期。二十。
四。日。監。膳。加。藤。久。衛。門。至。宣。傳。明。旨。謂。數。日。
積。雪。難。消。旌。旄。簡。出。次。日。儒。臣。佐。佐。介。三。郎。
書。至。大。意。皆。同。不。勝。之。喜。多。於。獲。禽。百。倍。矣。
外。具。蜜。柑。壹。籠。蠟。黃。壹。桶。少。佐。畫。灰。撥。火。之。
資。伏。祈。一。笑。

與源光因啓事二首

世子必非久虛之位。願上公博選賢者。且爲之。傳其次爲之。少傳必誠實端正。寡言曉事。有學有識之人。方能成就儲德。若徒好好先生而已。無益也。及今預教。已不爲蚤。况更遲遲乎。待其習慣成自然。乃欲揉而直之。蓋亦難矣。至於左右之人。亦須擇其質樸膽小者。勿使狎邪非僻之輩得。且親近。爲能庶幾丙午年。伊藤玄蕃謂瑜曰。世子靖伯好奕棋。恐

夢ノミヤトニシテ

非美事。瑜曰不妨。奕棋雖非美事。然富貴人必有所好。猶愈於聲色狗馬也。小人之導主無所不至。願上公慎之。此時言此。誠恐觸上公悲痛。但賢人最爲難得。而柔侯望風實緣。一或輕於訂約。便難更改。軟熟柔侯之人。最能害事。故不揣妄言之耳。諸侯雖與天子不同。然見故靖伯世子官屬甚盛。不在省。此數負也。況又至重至要者乎。賢傳在於輔養君德。不在激許。且自取名。至若程伊川之教太

子如束濕然。則人情不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願上公慎之。上公必曰。安得如此賢人。夫來袋中有此人。則誠善矣。若來袋無此人。則上公平日不留意賢材之過也。茲錄禮一條奉覽。禮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曰示之。少傅奉世子。曰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曰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曰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曰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前月十七八日。儒臣言弘元常。臣十五日飛
報留王儀事。諭知遂及於住居之所。云上公
意。欲下。曰。提問孫兵衛房屋與住之。瑜即時辭
之。仍恐元常言之。未能詳悉。故敢再瀆。昔宋
相子罕之宅。南隣之墻。擁其前而弗直。西家
之。瀆。經其宮而弗止。楚使士尹池見之。問其
故。曰。南隣干人也。恃鞫而食三世矣。遷之則
無所得食。故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卑。瀆之經

吾宮也。利故弗止也。齊景公曰：晏嬰之居，欲隘囂塵，欲更其宅，而晏嬰固辭。及晏子使晉，還而景公毀其比隣，曰：廣晏子之室，室已成矣。晏子拜謝，君賜，立毀其宅，仍各給還其隣，而隣人咸復故居。夫子罕晏嬰，非真能賢也。而所爲猶能如是。今孫兵衛住此有年矣，其人好潔，房屋必自葺理。雖未嘗入其家，外觀花卉菓木，亦自修植。其家必有安土重遷之意。若一旦遷之別所，勝於此者，其心僅能無

憾。但止與此相方。則怨尤生矣。諺云。十房搬下屋。失去一石。穀言。工力泥塗。酒食之費。而未及於土木也。孫兵衛爲府庵有用之人。尚冀加惠而撫綏之。况可使其心抑鬱而生怨。此不獨本人怨咨而已。旁觀之人。亦皆不平。必謂上公厚於新人。而薄於舊人。親其疎遠。而畧其久役。不能爲上公增美。而反爲生怨。瑜獨何心。王儀附在密適之。瑜心豈不欲。然勢不可耳。王儀三年無恙。必有所蓄。斗僭請。

小右衛門房東隙地。使其自構茅屋數椽。此
之市里。儼若相去萬萬。之瑜與王儀。感激均
爲不淺。不然。即卽舊年所給之瑜園圃。令其
結茅而居。必不願輕徙安居之人。且王儀出
入波濤之中。生死不可期。今上公拔之。污泥
之中。登之。衽席之上。其人苟有心胸。已自衛
結無地。必不願更費清思。復煩周折也。長崎
飛報。刻下當有回音。誠恐嚴令逐出。令之未
下也。則無怨無德。令已發而追寢之。則歸美

於之瑜矣。故先事而豫言之。且凡事忌盈。天
之道。人之道也。瑜聞之。天道虧盈而益謙。地
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瑜誠不願自處滿盈。犯夫人之所惡
也。書曰。滿招損。猶其小者耳。本欲面陳。因傳
達不能盡意。故以筆代舌。非上書也。故略其
儀。惟祈照登。

與源綱條書三首

恭惟。世子閣下。仲秋言邁。天爽氣清。情舒意

暢。違子舍而爲君履朝端。日思孝。臣民胥慶。
童叟歡謳。此可曰微人心之愛戴。爲異日造
無疆之福者也。茲者聚萬衆。日修武。出有撫
軍之名。逐禽左。而大烝習爲主。罔之事。祈加
重慎。雅副具瞻。僕犬馬齒衰。尪羸日甚。欲遣
候而未遑。徒日伏而自念。前月晦日。忽承大
使惠。日雙魚。登拜爲慚。悚惶無地。昔者干旄
在浚。衛人欣羨。不容口。况日赫赫儲副之重。
而禮先寒暖哉。夫大夫之於儲副。相懸不啻

什佰故聞見者則不勝誦說鼓舞而僕則不
勝祇畏也。僕雖洵有罪矣。然願世子閣下。弘
此遠圖。僕老矣。不足數使天下之賢人君子
聞風而起。翹首企足望貴邦之郊門。思欲得
當而至。止日効其區區。則他日閣下之琢磨。
媿於武公。而治道登於會父。是則千里逸足。
期年三至。而僕爲五百金之馬骨矣。可勝至
願。故不敢以罪爲辭也。外具江珧桂拾枚。將
意。深媿輔。襲惟祈鑒原。

親饋爲貴人盛禮。三代之隆。惟周公太聖。身自進食飲者三人焉。嗣自春秋七雄之後。惟平陽侯饋食於蓋公。繼此則寥寥焉。今世子曰本支之重。膳羞屢將。雀台龍園。手自烹滌。盛世禮士之禮。一旦自親見之。媿瑜甚非其人。虛此大典也。可以勝感刻。至於嘉穀果餌。物物豐腴精美。歷覽上閤。慚非伯樂。更難形容。又命今日勿造府踵謝言之。懇懇重違長者。

意。不。得。不。勉。強。祇。承。可。勝。惶。恐。

三

新歲不得隨班祝釐春蒐又不及趨送罪愆
累積無能湔洗竊聞楚莊王田獵觀於榛叢
擊刺虎豹者觀於猿射獠騰趨材捷足者觀
於上功幕府不蔽不虧賞罰平允者不徒行
也中軍亟於下綏專事指揮發縱而已三者
或勇或敏或公皆於農隙之時預儲制勝敵
備之器今世子閣下選徒禱馬大都亦自如

此。惜。僕。老。憊。病。屛。四。五。年。矣。不。及。旬。旬。圍。塲。
仰。觀。講。武。寓。兵。之。意。用。是。歎。歎。無。已。耳。茲。者。
端。力。奉。候。旌。麾。薄。具。解。蛤。壹。籠。少。將。芥。曝。祇。
希。叱。存。不。備。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五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因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五

答松平康兼書

大凡畫像至後世。輒展轉失真。此無足恠者。孔子五露。堯顙。皐額。明明載之。書傳而後世。畫為長髯俊雅。張子房體不勝衣。貌若婦人。近見數種。畫為雄赳。戟髯。兩目懸鈴。如此大

錯其他肥瘠脩短之間。益不足言矣。此像豐
偉秀麗。亦非小面。畫工於髭鬚長短。多不用
意。蘇東坡短髯。前見瓊州借笠屐像。美髯尺
餘。然不可謂非文忠公像也。韓熙載曰。陰術
害人。素行險陋。傾仄。必非俊偉凝重之器。且
謚文靖。亦稱文公。則事文類聚記載之訛。與
熙載先後同時者。李沆亦謚文靖。不稱李文
公。王旦謚文正。不稱王文公。何獨至於熙載
則稱韓文公耶。肘掛雙橋。當但文公退之像。

且有_レ意_レ。曰_レ。文_レ公_レ而事_レ之。則居然文_レ公。又何必
求_レ之。聲音笑貌之間也。適有小恙。倉卒奉復。
不備。

與岡崎昌純書二首

春間。手札。諭三木兄。轉致盛意。深感厚情。臺
下循行。阡陌。遍歷閭閻。凡農民勤惰。田畝墾
治。汗萊。婦子嬉愉。及貧家終歲作苦。莫不
釐然在目。纖悉備舉。曰告上公。此誠輓世之
盛事。而爲萬民造福也。今年各處饑荒。溝渠

捐瘠被苦。行乞者不可指數。歲歲恐有他變。而獨貴邦無一餓殍。此誠君卿大夫之榮。而萬民之所尸祝者也。當守聞之。理當寵典。僕謂救荒之策。始如日用飲食。朝饔甫竣。當思夕飧。今日枵腹。又恐來朝輟釜。爲之君父者。憂未歇也。故當有道。日處此。爲之。十年而殫於一歲。則全功盡棄矣。語曰。七年之病。求三三年之艾。今政蓄艾之時也。晏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助不給者。或非臺

下之所能爲。然不可不知其意。民間固有刈
獲方畢而覲石無儲。父母無_レ_レ君養者。別其勤
惰。審其疾苦。間施特恩。臣卹不得已之人。政
在此時。行其激勸也。儻能及_レ今蓄之。邀天之
幸。數年豐稔。則公私庫積盈溢。雖有_レ水旱凶
荒。亦無_レ大患。即賑亦不必盡蠲_レ公帑矣。惟在
臺下謀之。諸卿大夫加之_レ意焉爾。嗣後又辱
翰教。方在病中。手書則不能代筆。多爲_レ虛語。
故致_レ遲遲。幸亮原之。前期已_レ近。僕病四月。今

已稍愈。暗時當竟夜挑燈。詳細律復也。伊藤
貴同。實希爲道意。或即以此示之。病後草率。
不宣。

二

世俗之人。以加官進祿爲悅。賢人君子。以得
行其言爲悅。言行道自行也。蓋世俗之情。智
周一身。及其子孫。官高則身榮。祿厚則爲子
孫數世之利。其願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
下。以爲量。在天下則憂天下。在一邦則憂一

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榮瘁，祿食之厚薄，則漠不關心。故惟君得行其道，爲悅雖世莫之宗。其栖栖皇皇之心，固無已也。僕在此，屢有啓迪。疑上公漫無可否，故連年堅欲求去。臺下之所知也。特爲貴邦風俗所拘，事事皆藉他人爲主。非但中華進退皆自裁酌。欲去則翩然高舉。無有君繚籠之者。是故身雖勅留，居常快快樂。昨諭上公鴻恩汪洋，覃被士民。此誠有高世主之心。而有志先王之

道者。非深心爲民。豈能至此。台論謂是行僕
之言。別後喜而不寐。若能擴而充之。則水戶
丁邦。當無有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者矣。今且
使仁心仁聞達乎四境。使含恩之民歡欣鼓
舞。歌頌君德。而上公亦無友汗之虞。僮僕明
歲尚存者。當俟臺下明秋至止。考究一可大
可久之妙。不然則事或中乖。而盛德窮於難
繼。斯強弩之末矣。蓋蠲民租。貸民種食。則倉
廩將虛。倉廩虛。猶可言也。若代民償百官之

祿半。食。日。上。或。可。千。石。數。百。石。將。如。之。何。則
是。小。凶。而。公。帑。反。爲。大。凶。也。其。間。必。有。變。通
經。久。之。道。至。子。孫。亦。世。世。可。行。者。昨。暮。日。候
久。倦。怠。素。所。蓄。積。者。七。事。一。言。不。得。發。儻。今
夕。賤。體。可。支。初。十。日。當。入。朝。出。朝。即。造。邸。中。
當。擾。貴。冑。家。常。一。飯。庶。可。備。談。二。事。若。十
一。十。二。准。還。軫。又。不。能。矣。侵。晨。反。兼。率。翰。致
謝。益。媿。

與三木高之書

僕於元日之夕。舊病齊發。意謂不能再見上
公矣。不期延引至今。今上公入都。在通庶可
再奉色笑。無限歡喜。如聞道路之言。謂上公
泛海至錦倉。而後入都。此無知者之所測度。
僕謂必無是理。上公明達矜慎。處平地而險。
豈肯率意輕舉。且從船危。從橋安。人主不乘
危。彼涇渭衣帶之水。一葦可航。又人人濟渡
之津。耳自習慣。其風三面可用。即有船頭逆
颺。可召破浪鼓棹。即使萬分不能。不過仍歸

河中而止。漢臣猶且免冠力爭。甚者危言怒
主。合臺即未讀其書。豈不能推明其理乎。何
不聞忠諫之言。且諸卿大夫皆老成持重。皆
未嘗泛海。必無阿意曲從者。固不足驚。且諸
侯內地安行。告廟禮畢。先使祠官奉幣徧告
所過名山。大川。何也。誠重之也。未有無故風
波濤之險者。聞此途須北風。方達。自今南風
司令。北風安可必得。萬一微風盪出外洋。豈
人力所能收。入。即或順風可期。亦必不官萬

民仰賴。通國倚毘之身。當試其險。若原無此
事。台臺亦不必達知上公。若果有之。望與諸
卿相商度萬全。犯顏力諫。前者老臣凋謝。誼
當作書奉慰。詢之云。貴邦無有此禮。故不敢
造次耳。力疾把筆。不盡不盡。海中事與近藤
兄屢言之。問之可得其畧。

答大井田義行書

昨邂逅歧路。倉皇分手。儻僕此時適在左顧。
則必失禮於門下。因思小力蠢愚。每每訓飭。

猶不介意。料平日之得罪於諸友者必多矣。孰能諒之。搏節愛養。敢不敬承明命。然何敢曰藐藐之軀。爲萬姓所係也。惶媿惶媿。嘉惠宇陽。芽茶。即當滌試。曰沃清德。外重之。曰鮮魚壹尾。是魚虎頭燕頤。必能飛而食肉。僕來東武。七十年。今日初見。擊而烹之。其味必佳。勿勿裁復。希容面謝。不宣。百拜之稱。懼不敢當。謹留之。曰誌謙德。曰後萬希自。主。

答平賀舟翁書

聆來翰。知足下盡經思慮。此萬民之慶也。前
書田多沮洳。水浸則土膏不存。土寒則未稼
不發者。蓋謂秋收之後。三冬及早春而言耳。
二三月間。田盡深耕。起大土塊。翻而覆之。如
伏虎蹲羊。然後引水灌之。使土酥而釋。然後
用耨耨之。然後用平耨打平。平時亦用水淹
下寸許。四面阡陌。即田塍。田間小道也。勤勤修理。勿令
滲漏。亦勿令容水流澌。若大雨水多。亟須開
缺。放去。放畢復塞。引俟轉苗。恐足下誤認。前

書謂田中不可當有水。致誤民事。故力疾作此
數字。連日病甚。不能多及農功。須日夜思
不過一理耳。有不可解者。不妨陸續來問。

與原善長書

初見芝顏於外朝。即有款款之意。此後相與
日浹。真率直遂。竟無城府。不_下呂遠近作_中姝觀。
表裏如一。始終如一。去秋入東武。已_下幾一年。
閱人亦自不少。欲如此光風霽月之懷。亦寥
寥未有幾人。乃緣上公情繫北闕。夙駕星言。

僕不得久沃方潤耳。懷念誠深。眷戀無已。屢
屢翰札。又因賤疴雜速而至。且不解國書。不
能親復。雖令譯者代書申謝。然書不盡言。言
不盡意。終自耿耿也。敝門人佐藤彌四郎至。
詳述興居。可勝遙慰。鄙人不合時宜。宜爲世
人所吐棄。上公別有賞識。獨能收之。格外禮
儀隆備。日漸增加。而台臺水鑑。又不在北牡
驪黃之中。僕何修而得此也。然亦幸而有此
耳。儻群相唱和。共播流言。萬里孤蹤。豈能下

日_レ立_ニ於_ニ貴國之_一庭_ニ彼不_レ過_ニ爲_ニ鞏騰護法_ニ妄意_ニ
禍由_レ僕生_ス而已。笠井_カ之子。僕聞_ニ其聰俊_ニ極_ニ意_ニ
欲_レ訓_ニ成_ニ之_ニ不_レ料_ニ其於_ニ唐音_ニ不_レ便_ニ也。心_ニ甚_ニ悵_ニ快_ニ
當_ニ如_ニ來_ニ教_ニ而_レ行。安積_{彦六}頗佳。僕曰_ニ其多_ニ
病_ニ又恐_ニ騰_ニ貴國之人_ニ之_一口_ニ前_ニ曰_ニ其父病_ニ辭_ニ回_ニ
至_ニ今_ニ尚未_ニ呼_ニ取_ニ係_ニ台臺_ニ近_ニ隣_ニ幸_ニ藉_ニ鼎_ニ言_ニ先_ニ爲_ニ
僕_カ地_ニ異_ニ自_ニ成_ニ則_ニ此_ニ子_ニ之_一福。不_レ幸_ニ不_レ永_ニ知_ニ非_ニ僕_ニ
罪_ニ不_レ然。世_ニ俗_ニ無_ニ知_ニ便_ニ謂_ニ聖教能殺_ニ人_ニ據_ニ爲_ニ口_ニ
實_ニ矣。不_レ盡_ニ惓_ニ惓_ニ統_ニ惟_ニ崇_ニ炤_ニ。

答清水三折書

時日易邁。轉瞬已逾半年。有入自水戶來。必問台臺起居。詢知廸吉。則喜。但乎未_レ_レ_レ_レ地隔也。然半年不通_レ一札。欲謂_レ之非疎節迂懶。又將何辭_レ。自釋耶。其中之故有二。端台臺雖甚愛我。恐亦未能詳悉也。其一。僕自二月初九患_レ腫毒。甫愈。即眩暈。眩暈未_レ痊。復病_レ耳鳴。耳鳴未_レ已。舊毒復發。今月二十一日。左爾平復。轉展多病。自心亦自厭倦。其二。謬承_レ過譽。

有當今捨我之說。此事關係重大。辭之。侶涉
矯情。已非披肝瀝膽之素任之。則遭譏議。則
有出位謀政之嫌。此時上公力毀淫祠。僕遭
蜚語騰謗。何敢輕易發一言爲他人作話柄
也。欲俟其定而後復之。胡寧遲緩數月。負傲
慢之詈。不肯一字落人牙後。且古人之書。有
經年而復者。有數年而後復者。台臺好古博
通。必能知之。必不至下僕言爲妄。四月十一
日。託安積彥六致其意。未知能粗述梗概否。

儻此後復有東行。悲然膏繼晷不可。日盡澗
憶豈能詳。筆墨之間在遠不忘。更惠佳珍。
感深肺腑矣。近來溽暑酷烈。惟祈順時節宣。
僕舊疾如故。恐與此身相爲終始也。過辱軫
念銘戢無盡。神隨短楮。意與長策。

答小宅重治書

古來爲學。不問其貧富貴賤。不問其事冗事
簡。惟問其好不好耳。好則最煩最不足者。偏
有餘力餘功。不好則千金之子。貴介之曹。祇

曰嗜酒漁色求田問舍何復有一念及於學
問且學問者亦何必廢時荒業負笈千里而
後爲學哉家有母學爲孝家有弟學爲友家
有婦學爲和出而有君上學爲忠慎有朋友
學爲信無往而非學矣其不得其意者時取
古人之書以印之證之擴之充之即此是學
矣茅容樵子耳郭林宗勸令爲學卒爲大儒
世何有不可學之人漢光武明帝之時期門
羽林皆讀論語孝經分番上直以書納之懷

中暇則出而讀之。何有不可學之時哉。日一日
而積之。則善人信人。大而君子。無不可爲者
已。惟佛氏爲喪心敗俗。必不可爲者也。欲爲
聖人之道。而曰佛氏雜之。是猶烹大宰於函
牛之鼎。而投之曰鼠矢。誰能食之。張惠叔子
臺盤領謝。足下抱恙未痊。何故爲此。先曰小
札奉復。諸容晤盡。

與小宅生順書

文章之貴。立格立意。練氣練神。常山之蛇。處

處皆應節節俱靈。真文之神品也。若踞高山
絕頂俯瞰萬物。則遺辭命意自然超曠。而其
要務使有關於世道人心。雖小小題亦自有
獨到之識。出於人慮表。乃爲可貴耳。若止於摘
辭繪句。雖復膾炙人口。正如春苑之華。鮮妍
易謝。況復有不及此者乎。爲文務使字字句句
俱從經史古文中來。而又不見其痕迹。水
乳相和。一氣冲融。如蜂之釀蜜。蜜成不復辨
其爲何花之英也。至能自開手眼。則六經皆

供我驅策矣。或謂摹某人某作。倣某人某句。大爲可笑。佳作路頭醇正。氣勢衝沛。辭意雅馴。與往日所見貴國之文。迥然不群。展讀終卷。喜躍不可言。貴國自是有入。足目踐僕平日之語。若能著力。研磨深造。其極自可下。洗舊習。超然自命。近所嫌者。語意不敷。輒自鑄數言。補湊。使人窺見底裏。故曰狐白之裘。不可補。呂他獸之皮。惟祈慎之。歌曲傳奇。可用方言調侃。記誌亦有之。作文不宜用方言奇

字。屈平揚雄。終不得埒於經也。信屈聱牙。呂
文。其淺陋。豈是大手筆集中辭銘皆佳。奉命
評騭。故遂僭妄至此。幸勿爲罪。

答小宅生順書七首

初識荆顏。惓惓慰諭。深銘厚意。敢効區區。僕
呂中華穢亂。義不應死。漂零海外。已二十一年。
幸蒙樾蔭。許得留止。貴邦全忠臣孝子之節。
非獨有大造於僕。遠近莫不聞知。亦所呂章
貴國之明於大義也。茲得偃仰樓邊。畢其餘。

生足矣。寧敢有厚望哉。僕幼學之時。固有用
行之志。逮夫弱冠不偶。彼時時事大非。即有
退耕之心。荆妻頗能一德。饒有孟光桓少君
之風。而父兄宗族戚友不聽。不得不勉強應
世。實無心於富貴矣。壯年謬膺主眷。起家遠
過東山。然國是顛危。艱難十倍。典午是日。屢
違詔命。依稀蔡道明。竟日臨軒。舉朝糾劾。禍
將不測。星夜潛踪。自竄海曲。僕素民物。爲懷
綏安念切。非敢曰石隱爲高。自矜名譽。但一

木之微。支人既傾之。屢近則爲他人任。過遠則使後之君子執筆而譏笑之。無爲也。故忍死。不爲耳。僕事事不如人。獨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侶可無媿於古聖先賢萬分之一。一身親歷之事。固與士子紙上空談者異也。今寂寥海壖。祇希十畝之園。開闢池池。多者二十餘畝。種植瓜蔬。易粟餬口。非爲困厄。何有咨嗟。至於我道泰否。氣運盛衰。僕不敢與聞。僕固非其人也。若果士大

夫專意興聖人之學。此誠天下國家莫大之福。莫重之典。莫急之務。惟台臺共相敦勉焉。僕雖遠人。不惟舉手加額。亦日夜拭目思見德化之成也。又曰。除一方之害。愚竊曰爲不然。僕聞之。本必先撥也。而後風顛之心。必先惑也。而後讒乘之。高堂廣廈。主人曠而弗居。則必有狐狸鬼恠。從旁竊入而據之矣。元神榮衛。不能自固。則寒熱風邪。交至侵尋。而爲之崇矣。上公元侯大夫君子。果能知先王之

道之爲美。修而明之。力而行之。作而興之。威而懲之。則政治自善。而風物聿新。洪水平。而鳥獸之害人者消。聖教明。而異端之害民者亦消。又何待於除之而後去哉。此非相陽五山。京師五山。能遺臭流毒。巢穴而藜塞之。是乃主持政教者之過也。武將悍卒。閑居退處。不得祿而無所用。積金而無所洩。又上畏憲令。不敢有所舉行。及夫細民富室。黠慧士女。飽食煖衣。群居無事。安能鬱鬱兀坐。屋子下。乃

思招提蘭若。引類呼朋。說法聽經。談因論果。冀讖從前之罪過。妄希身後之福緣。於是窮愁抑鬱。罪惡過多之流。一鼓而牢籠之矣。彼釋子恣其顛評。萬千變化。愚迷欲生極樂。一味貪癡。政如寒熱風邪交侵。迭乘而不已。豈非元氣不固之患哉。彼誠知聖主之道之爲美。則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君臣父子之際。無有限精微。家修之尚懼不足。何有餘功及於邪徑耶。僕故曰。是主持政教者之過也。或者謂

貴國尚武。何必讀書。是未_レ知_二古來名將讀書者_一之多也。爲將而不讀書則恃_二勇力_一而干_二禮義_一。能讀書則廣_二才智_一而善_二功名_一。彼惡_レ知_レ之。謬_レ兼_二深愛_一。故_二敢_レ自獻_二其愚_一。任_レ筆_二極言_一。不_レ顧_二忌_一諱。若_レ夫自傷_二落魄_一。至_レ煩_二接_二天_一。日_レ明_二詔_一之。僕實未嘗有_レ此。草廬容膝。歌詠先王。有_二啟門_一人。安東省庵_一下人。志同道合。亦足_レ爲_レ不_レ孤_一。斷_二壘_一。劃_二粥_一。亦足_レ日_レ不_レ餒_一。生_二中國_一。不用_レ而不_レ悔_一。安_二望_一。居_二貴_一。邦_一乃得_レ行_二聖人_一之道。況_二景在_一桑榆耶。厚意誠

無限。僕自揣陋劣。故不敢有此奢願也。連日
目啟門人。事須報奉。復遲遲。幸惟原宥。

二

僕目台臺志同。識朗學富。議高可。目與言。且
前所教者。皆大事故。披肝瀝膽。而不惜。接昨
日書。甚悔失言之罪。一書之中。有所得。所疑
有不安。不辨。台臺何用意之深。擊耶。初見之
日。有節義巍巍之語。僕謂台臺已得鄙人之
素。故洞開胸臆。遂有富貴威武之論。致煩相

詰貧賤不移者。此高明所親見也。偉僕頑梗。不可理喻。德化捉衿露肘。不能指石點金。夫非曰貧且賤之故哉。然僕之志。則必不可移。其有非義非道者。一介不可點也。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交趾船頭商旅。目稍工社諸人。及漳泉州船客。與長崎之聞其事而見在者。應不下數百人。歷歷能言之。無煩僕自爲誇詡也。若在大明之故。未可一二數。亦或有能道之者。僕亦不必言之矣。聖政體用之論。極有

分別。然傳曰。務德莫若滋。去惡莫如盡。兵志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徒以誅殺爲事。而不能使天下萬姓曉然明於邪正之辨。而中心誠服焉。是非拔本塞源之論也。乃若吾道泰否。貴國尚武。及僕居貴邦。安望其得行聖人之道。三條或是僕意。踈語滯。或是台臺閱去書。不詳不能知發言之意。而徒奮其英銳耳。蓋進退且禮謙讓不遑。自是吾儒真然之道。彼大言不慚。是乃異端誑誘愚弄之術。而

謂吾儒爲之耶。孔子孟子豈獨善其身無有
人心者。雖栖栖皇皇然亦未聞自衛其玉。揭
竿於市。曰市之也。台諭語佶偶然辨之。太早
等語。僕愚陋終不能解。台臺有其誠而未
有其度。顧曰僕之志爲不同。失之遠矣。何如。將
去書再三詳觀。則心自舒。氣自平。未必負三
千里之遠行也。昨夜分還寓。今早又有小恙。
率率不盡。統惟鑒涵。

三

午間欲乘肩輿過候恐台兄力疾出晤故止。
弟意謂爲小恙不意至於肩背作痛或爲風
邪所侵幸勿輕視之。今日世子問中國何日
遂淪於虜答曰失其民也。居官者不知治理
惟知培植一有變故遂至土崩瓦解所且
有國有家者但當悉心撫字民心若固何憂外
患又問大明有火器否。前言不佩刀劍何日
應敵答曰刀劍特不帶耳。別有軍器局收貯
有事取用。烏銃大明頗有絕高手。銃砲亦甚

多。但民心既背，堅甲利兵，適足爲盜資耳。又言韃虜殘虐，淫污諸不逞之徒，倚賊行私，不得真主，無繇驅除。方欲暢言之，而台兄曰：貴恙不同，行恐無解。唐音者，故爾中止。即告辭而歸。世子復令人致謝，祇此奉復。諸容晤言。

一四

昔者韓宣子聘於鄭，宣子舊有玉環二枚。其一在於鄭賈，宣子求之。既成價矣，而賈人必欲聞之。執政於是宣子請之。子產而子產弗

與。夫宣子，晉國之上卿，而子產，小國之執政。鄭之存亡禍福，一係乎晉之左右手耳。故惟子產爲能不與，惟宣子爲能無怨。是曰萬古稱而述之。所言丈夫襟期識力，與尋常迥然不同者，曰此。故樂爲親故，間頌言之，非有他意也。而台臺乃疑爲舊年之故，稱許過當。僕自揣謏陋，逡巡拘指，而不敢居，亦其宜也。豈復有他意。承惠饅頭壹箱，領謝。台臺儒素，何乃。曰貨財爲禮，統容面頰，昨別後，即爲寒熱。

交侵。至夜分。方復故約。明日午候。見上公。未
知賤體如何耳。適呂允極。未得裁答。希亮原
之不盡。

五

聖人之心。與天地同體。烏有所謂紆曲隱避
者。兩議皆非。藩籬之鷄。不足與量天地之高
且大也。一則不知聖人之心。一則不諳天下
國家之故。蓋史書乃書魯及列國之事。非夫
子所得而私也。夫子任之。與諱之。皆非也。且

執筆自有史官。敘至策勳之時。已載在國史。孔子即欲諱之。其將能乎。且此事係定公之十一年。而作春秋乃在哀公之末年。又何容得諱之。然此二說。乃先設疑而後解之。文。理極明顯。非有首尾支離也。胡康侯豈有輕易下筆之理。不必過疑。冗次率復。不盡。

六

已刻承諭。適在遣人還時。未得即復。豺非能食虎。但舌利。故之。即潰爛。虎變虎威。誠不可

犯然不能防患。豺鬪其踈，虞言舌舐之，必致其斃。然所言虎者，非止於豺而已。蝮亦食虎，駸亦食虎。三者皆陰中之也。象龐然而大，高十尺。次者八尺。小者亦六七尺。鼠豈能奈之何。然能穴於其耳之中，則足以制其死命。至今燕都及交趾，象房必穴四孔，如鼠穴。象則言四足踏之日，不敢移，夜不敢卧，皆實有其事。二者乃警戒人君及大人君子，當防患於未然。毋言宵小爲不足畏而忽之也。言虎

之威。象之力。尚爲微物所害耳。非獨鼠能害象。蛇亦能害象。鼠與蛇。皆陰物也。理或然歟。虎有乙威語。不知其所出。弟於嘗所讀書。今見之。如逢新客。於偶見書。今見之。如接異國人。前在長崎。曾與台兄言之。今三十年矣。台兄應忘之也。笑一笑。

七

廿七日。捧讀翰札。命臺親奉上一公。面命。令僕於朝旦。進見。昨晨。一無所事。冠衣坐候。竟致

愆期。僕真不解其故。僕屢言來書云。午間至
公邸候見。諸人堅執。曰爲細問來人。三次。皆
言午鐘既畢。從容造府。即是坐聽。午鐘而行。
過期已久。豈不駭然。上公爲何人。今月朔日
之見爲何禮。僕千里遠來爲何事。乃竟曰兒
戲誤之耶。整衣嚴坐。但非慢事者已。與人祇
候。而竟後期。雖有智者。不能解其故矣。上公
洋洋太度。澄澄萬頃之陂。毫無纖芥之嫌。誠
爲不可及。而僕自顧愈慚。台臺手教儼然。是

言午間候公邸也。而僕後期而行。是僕偃蹇也。上公位尊勢重。如此虛誠。是天下之至美也。僕不能將順其美。顧乃曰偃蹇答之。不幾爲後來儒者之罪魁乎。偃蹇者驕也。僕自揣何才何德。乃敢驕人。即使有德有才。又何敢驕人也。往讀田子方王蠋等語。皆言富貴者安敢驕人。貧賤者驕人耳。千古曰爲美談。僕獨評之云。此非聖賢之道。非聖賢之語也。富貴者固不敢驕人。已。貧賤者又安敢驕人。貧

賤者特不可譏人媚人耳。又何挾而敢驕人耶。故曰非聖賢中正之道也。僕往乃言之。今乃身踐之。豈非言行相違耶。聖賢自有中正之道。不亢不卑。不驕不諂。何得如此也。自昨至今。展轉不自安。誦折柳之章。自警。故走筆奉聞。諸侯百誓。不盡不盡。

答小宅生順野傳論建聖廟書

上公。賢君也。聰明睿智。不世出之主也。茲欲建數千年未有之業。而垂之千萬世之久。誠

宜熟講而安行之。念乎天理宜乎人情。後日
可曰無悔。即使少有過差。明主可曰理奪。二
兄宜無默默而已。夫明君之舉事。其難其慎。
百倍於中。主庸君。非賢君。反難而庸君。反易
也。其理易明而可曉矣。前者相度廟址。弟謂
遠而僻。不便。兄謂上公。慮有遷變。故欲遠
之。曰垂永久。可謂長慮。而却顧矣。真他人之
所不能及也。雖然。僕切曰。爲未盡善也。古者
建學。必於國都。太事於此焉。出。其後。飲。至。策。

勲。行_レ之_ヲ。太_一廟_一而獻_レ馘_レ獻_レ囚。必_ニ於_ニ泮_一宮_一。所_レ曰_ニ聖
廟_一與_ニ學校_一不_レ宜_ニ相_一去_レ也。古_一者爵_レ人必_ニ於_レ朝_一刑_ス
人_ヲ必_ニ於_レ市_一。非_ニ徒_一予_レ之_ヲ棄_レ之_ヲ與_レ衆_一共_レ之_ヲ。示_ニ王_一者
不_レ敢_ニ自_一專_一而已。亦所_レ曰_ニ厲_一世_一磨_レ鈍_一也。而厲_一世_一
磨_レ鈍_一之_レ大_一者莫_レ大_ニ於_レ學_一宮_一農_レ夫_一之_レ子。可_レ曰_ニ外_一
之_ヲ司_一馬_一司_一徒_一辨_レ論_一官_一材_一簪_レ纓_一之_レ曹。可_レ曰_ニ移_一之_ヲ
郊_一逐_レ創_一懲_一逸_一志_一一_レ升_一一_レ沉_一之_レ間。人自_レ不_レ得_レ不_レ
憤_レ發_一爲_レ善_一而銷_レ阻_一其_レ邪_一慝_一之_レ思_一於_レ是_ニ國_一籍_一成_一
德_一達_一材_一之_レ用_一而家_一裕_一溫_一恭_一孝_一弟_一之_レ規_一。法_一至_レ善_一

也。所_レ召_レ聖廟不_レ宜_レ與_レ學校懸隔也。既_レ已_レ立_レ廟。朝望必當_レ行_レ香。若_レ上_レ公親_レ行_レ而衆官不_レ隨則威儀不_レ肅。號令不_レ申。若_レ衆官必欲_レ從_レ行則車馬人_レ徒勞煩過_レ甚。每月兩次。人_レ情不堪。未_レ行而遇_レ風_レ雨不得_レ不_レ止。已_レ行而遇_レ風_レ雨不得_レ不_レ歸。弛_レ廢之_レ端便從_レ此始。且_レ上_レ公歸闕之後。必須_レ處_レ守攝行執事有_レ恪_レ恐_レ難_レ始_レ終_レ如_レ一_レ委_レ之_レ守_レ廟人_レ負_レ無_レ足_レ重_レ輕_レ是_レ遠_レ廟之_レ不_レ便_レ一_レ也。春秋_レ仲_レ皆_レ有_レ丁_レ祭。牽_レ牲繫_レ牲視_レ牲點_レ牲皆_レ先

一日行禮。而要須國君親行。鄉士大夫。各有執事。遠則難歸。而復往。必當建立齋宮。禮諸侯之子。不敢居父之寢。況人臣而敢居君之寢乎。處守齋宮。又須別建。如此則千費浩繁。而從官及隨役。尚無止宿之處。是遠廟之不便。二也。即或權宜立殿。少蔽雨露霜雪。而四無屏障。下無架閣。不能驅禦風濕。官徒勞動。饑疲轉生。困怠風寒所侵。或有二三人。少生病患。愚人之心。易致猜嫌。必謂孔子至聖。祭

之不能致福而反曰生災誠不及我佛之聖
感且官民非真能崇信聖教特曰上公勸諭
之切稍稍二三其志一旦不見可以悅而徒見
可畏則事佛之心較前益堅是上公誘之爲
正而反驅之從邪則深負盛心是達廟之不
便三也。今開郭中之地縱廣各五十步。廟堂
齋舍儘可量地而爲之時下生徒不甚多齋
舍必自有餘異日生徒衆多至學舍不能容
此特別議恢廓則事事皆爲美舉人情歡欣

踊躍。無不樂從。如此則上公今日之盛德大業。且爲四國所興觀。而京師亦來取法矣。誠見四國之人情皆曰。上公之舉動爲正鵠。小有不善。則人情懈體。而聖教不興。行之得其道。則上公爲聖教之首功。而日國興賢之稟祖。四方且尸而祝之。與孔子永永不磨。又何長慮却顧之有人之。不才。不才。孫皓存生。必不毀。及聖廟。又無煩過慮也。此但畧及其利弊。而廟學之相須已如此。違廟之不便已如此。

彼尚未及。及至。燕材鳩工。設官吏。設掃除。人戶之煩費也。惟二兄委曲詳達之。弟連日懸暈。步履傾敬。少瘥亦當趨造而陳也。

答野傳書四首

從古據高位。威稜惕息者多矣。而恭謙下士者獨傳。蛇行匍伏。足恭貢媚者多矣。而義禮進退者獨傳。寧非禮之不可踰越哉。然而其間亦難矣。故惟衛長平與汲長孺。千古傳爲盛事。而未若今茲之盛也。僕所自冒昧而來。

者。蓋稔聞上公。召周室之至親。居家宰之重
位。問學優於五車。德譽隆於一代。而汲汲下
士。不異姬公。故晉謁之時。從容長揖。上公毫
不致疑。而情至言平。慙懃無已。賢明之聲。頃
刻遍於輦下。不日間。四方莫不聞之。豈非聖
賢舉動。能使天下觀感哉。然僕之微名。亦附
騏驎而遠矣。台臺至許之。爲大夫僕恐過
已。種種獎借。推且人師。退自省循。愈增慚悚。
台臺妙齡博學。志廣辭華。誠國家之上瑞。當

代之名珍。私願觀光。已見其一。乃執議如此。此
乎。師曠有言。少而好學。如旭日之光。錄此。而
歷於日中。晷不至。從心不踰矩。不已也。何達
夫老泉之足云。故知上公培植之深。卒達之
廣。僕得盡觀上林琪樹。此時不知如何奪目。
前者導引勞神。中心感佩。未伸執贄。先賦佳
儀。益深銘戴。對使拜嘉。統容而頌。賤恙頭岑
岑。眩暈潦草不恭。更希崇規。

前月十八日奉華翰。適當尊公。老丈在。顧別。後即眩暈。伏枕。後雖小愈。手顫不能作小楷。奉復遲遲。罪甚。雖在病中。讀來書。大爲喜躍。自古以來。世不乏才。能俊。又特旨不遇賢君聖主。故使瓌竒抱德之士。賣志而歿。良可深痛。今上公種種明德。直可邁越古來哲王。若夫敬之一字。堯舜至於文武。心法相傳。惟此耳。弘此遠謨。萬善咸萃。自然野無遺賢。自然至於惠鮮。鰥寡王道之行。於今見之。此

政台臺際會之時也。惟冀共爲敦勉。力多襄至。治必期成。貴國無前之美。必期爲王者之法。方愜鄙懷。比之他州區區小喜。人人所翫稱。而樂道者不啻太陽燭火矣。僕雖衰朽遠人。蒙上公破格隆禮。亦扶杖而觀童叟之鼓舞。誠可藉手。以雪胸中憤悶矣。台翰敬勝。息勝。誠師尚父之格言也。至若引用文王一節。僕以爲少有過差。蓋文王之聖。生而知之。終身以之。故曰緝熙敬止。非從憂患而得之也。若從

憂患而得之。則困心衡慮已。不識高明。且爲
何如。近聞上公之招。若藉庇無恙。擬於望日
東行。旬日間便當會晤。率率不盡。

三

八月初九日午刻奉手書。知上公旌麾已臨
常之柳岡。兼示福履綏和。扈從悅豫。可以勝歡
作郵亭駐節。更煩遐念。錫呂巨鳥貳翼。因詢
其名。難特熟薦之。誠徒切先嘗之媿。此鳥大
明名曰蒼鷺。一名蒼興。緣此鳥善鳴。戒且之

時使人辨色而興。錄此得名耳。祇恪拜嘉復命。尚容肅械。端候不盡願言。統希涵鑒。

四

初五日午。捧讀來教。知上公閣下瑞藹門閭。宇下均甯福慶。誠爲深喜。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人君之有道者。均足使婦子嬉嬉。于田之獲。又復減大庖。而念寒士。僕無掎角之功。坐收羈足之惠。拜登爲媿矣。煩於公暇。致謝爲感。時雖早寒。賤疴近亦少愈。乃塵遠念。銘佩

難勝。望日即當戒途。且夕親承台教。草草附復。不宣。

與野傳田屏書

前者惠呂琅函。推許太過。復承佳貺。媿感無涯。亟欲造府申謝。緣呂賤疴爲累。日延一日。乃反蒙台兄垂問。益深悚仄。朔日又未得走送。昨有人自獵場來。備知上公安好。二兄佐佑欣欣。鄉大夫諸公。及近侍御者。各各無恙。甚慰。惟是今年狩獵。不下。得禽多多爲善。中

必疊雙爲喜。獨曰：「今馬安寧爲慶，惟祈致意。」
卿大夫及近親諸公少抑上公勝氣。曰：「爲一
邦福祐，幸勿更爲愆通。則所獲無限矣。」本欲
作書申意，閱老因日本書，則辭不能達。唐書
則大費參詳。是日不果，希祈兩兄委曲致意
爲感。諸族晤言不盡。

答田犀書

敝邑遭天不造，四海陸沉。僕捐墳墓，棄妻子，
漂流瑣尾。侶乎欲索其身，然衡之曰：「大倫玷

缺多矣。幸蒙貴國寬仁。破格相容。感戴五中。莫可圖報。一已歲。猥辱上公招延。孟浪承命。謂鴻河不擇細流。妄冀輕塵足嶽耳。於今四年。未有少效。若曰泰山北斗。學海廣淵。即叨獎借之過。夢寐寧敢自欺。上公謙恭下士。懇惻真誠。欲邁魏文而駕荆莊。豈彼區區交。戊所得比。方萬一。恨僕性執才庸。不能隨機通變。空爲後人作話柄耳。台臺學富名高。不意自得晉接於此。幸茲桃李。盡在公門。乃猶斗

質自侷。遜彼瑚璉。台臺其亦知斗筭瑚璉之所。且異乎。明棗黍稷。舍此莫登。則爲瑚璉。逐而不舒。隘而不能容。則爲斗筭矣。器則藉人而成。人不因器而限。爲貴爲賤。皆人之所。且自取也。至若輦轂遨遊。策名熙代。桑弧之初志。父母之夙心。豈有故園空老之理。僕異域飄零。亦不戚戚於此。或者重見天日。庶得展其壯猷。不然荒煙野草。安知埋沒何所。中秋爲知友王侍郎完節之日。慘逾柴市。烈倍文

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無可爲台臺道者。賤恙纏綿。奉復遲滯。前已面陳。或者少道罪戾。統希鑒矧。不宣。

答吉弘元常書二首

十九日。呂碑亭事。倉卒下問。答之未詳。罪罪。此特爲石山戴土者言耳。然山固有一山戴石者。則不須立樁。但平其石而建之。工力較省。墓前左方。十丈內外。俱可建。惟當相其宜爾。碑多亦有一豎於墓右者。然非論祭論葬壇

數多。平音疊降。未有多建碑者。亦緣墳墓不
喜多石也。前所云石柱。恐此間難得。故止云
一丈伍尺。然出土止九尺一丈。上頂仍須
擊材接之。若神道碑。則立於入山路口之左。
碑製短小。碑亭僅蔽風雨足矣。下亦不用
扇扇作跗者。四柱可也。文公家禮皆士禮。間
有及於大夫者。若諸侯之禮。未可盡。此爲
憑也。墓前之亭。八柱。或十柱。儻要四面通明。
須用十二柱。在日本則爲費不貲。用民力莫

可限量。當察民情事勢何如。先與大臣酌議。允合。蓋人君之孝。合百姓之歡心。呂事其先君。則大矣。姑俟明歲秋成之後。議之何如。

二

僕不幸。先父母久已厭世。同胞惟兄弟二人。形影相依。爾國變。呂來。倏忽分地。人情難割。於此爲甚。家兄通籍四十載。徒立相如之壁。虜氛濁亂之後。勉種東陵之瓜。每一念及。五內崩摧。况加之呂生妻弱息。種種難堪。地異

俗殊。惟有上公推赤心置人腹中。今復見台
臺。身嘗之。淒楚爲慮地之至言。感淪臍髓。
矣。多病盡從此中來。新痊喜客。人有同心。不
止康節先生而已。特召逆旅不能款嘉客。淨
辭不能當大方。深用爲愧耳。台臺乃體卹脫
至。恐蒲質勞疲。極感雅愛。至召爲上公之幸。
通國之大幸。僕糠粃遠人。增之千數。不足爲
貴國重去之。千數。不足爲貴國輕獎譽。至此
媿汗浹踵矣。葆氣之誨。敢不佩服。明教久未

得詣府奉拜罪甚尚冀鑒涵。

與板矩村顧言書

夏秋之交。酷熱無比。兩兄旅邸。或未甚寬敞。則清風之來。故人。或未數數也。僕自上公榮發之夕。舊病頓增。兩日以來。足腫牙浮。頭目脹悶。內外徙倚。無地自容。晝則求其速。夜情同孺子。夜則望其速。曉無異曷旦矣。近日風疹遍體。日夜爬搔。意興灰頹。情懷冰冷。兩山暮景。淹忽若流矣。上公屢惠甲魚。雖天熱或

有不_レ至_レ者。而脫_レ篤_レ之_レ情。會_レ感無_レ已。祈_レ台_レ兄_レ爲_レ僕_レ懇_レ懇_レ致_レ謝_レ爲_レ荷。力_レ疾_レ書_レ此。恐_レ不能_レ竟。百_レ不能_レ盡_レ一_レ也。政_レ府_レ諸_レ公。日_レ及_レ諸_レ相_レ愛_レ友_レ人。均_レ當_レ致_レ書_レ問_レ候。日_レ病_レ不能_レ從_レ心。開_レ眼_レ之_レ時。晤_レ言之_レ際。敢_レ懇_レ台_レ兄_レ一_レ一_レ致_レ之。何_レ如。然_レ不敢_レ必_レ也。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五終